

2020年11月,94岁的英国小说家、旅行文学作家简·莫里斯与世长辞。因《威尼斯——逝水迷城》《西班牙——昨日帝国》《欧洲五十年》等一系列作品中对于一座城市、一片土地和那里人民的记录,莫里斯广为人知。在她的作品中,《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令人痴迷且向往。

的里雅斯特并不出名,在21世纪初的一项调查中,竟有70%的意大利人不知道国境之内有这样一座城市。“将世界遗忘,亦为世界所遗忘”,带着莫里斯对这座城市的描述,笔者走进的里雅斯特。

往昔,入海口逐渐衰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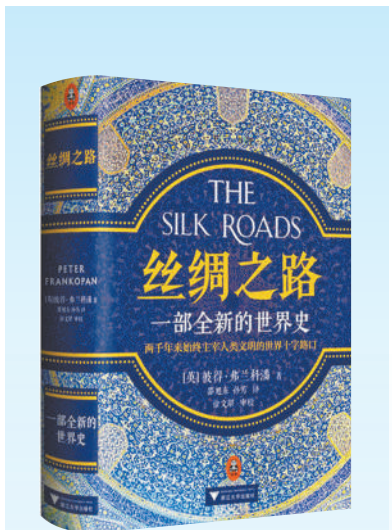
的里雅斯特偏安亚得里亚海一角,自罗马驱车,6个小时方可到达这座城市位于的里雅斯特湾最深处的海港城市。这里距斯洛文尼亚仅5英里,距克罗地亚10英里,前往塞尔维亚、波黑和匈牙利也不过半日车程。

走在的里雅斯特街头,很难感受到这是一座意大利城市。建筑物大多立于斜坡之上,其中既有奥匈帝国时期稳重且略带忧郁的哈布斯堡风格的咖啡馆,又有意大利特色的雕塑与廊柱,同时也不乏古罗马式剧场与塞尔维亚风格的东正教堂,巴洛克和拜占庭元素交相辉映于城市的角角落落。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文化在这里交融,意大利语、德语、斯洛文尼亚语、的里雅斯特语都能听见。来往的人们不仅能吃到美味的意大利面和比萨,也能品尝到正宗的德国啤酒和奥地利香肠。

最初,的里雅斯特只是古伊利亚地区的一个小渔村,公元前177年被古罗马帝国所控制,此后归属几经变化。公元14世纪末,受哈布斯堡王朝庇护的里雅斯特迅速发展,成为奥匈帝国通向世界的人海口,跻身国际重要海港之列。

时光回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里雅斯特成为地中海沿岸乃至全球知名的港口和贸易重镇。商贾云集、船舶千里,繁荣的贸易令这座城市处于发展高峰,不同文明和不同民族在这里相互交融。历史上,来自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物品经古代丝绸之路抵达,通过港口被运往欧洲腹地。2019年11月,“与马可·波罗一起旅行——丝绸之路展”在的里雅斯特老港展出,人们得以重温马可·波罗不远万里的冒险之旅。

冬日艳阳下,海风毫无遮挡地穿过统一广场,钻入小巷。城区里有一条马可·波罗大街,走在这条不起眼甚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里雅斯特港口贸易和商业影响力急转直下,往昔经济和文化的繁荣走向衰落。几十年来,这座城市的仓库变得陈旧,铁轨被尘土掩埋,港口停泊的轮船寥寥无几。乏人问津的的里雅斯特陷入沉睡,将世界遗忘。

今日,新机遇焕发活力

夜幕低垂,夕阳将城市的天空染成鲜艳的橘红色,街上亮起暖黄色的路灯。正对统一广场的海面,一条长堤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中央,没有船只停靠。游人结伴而来,席地而坐,谈笑风生。走上长堤,盘腿而坐,海浪轻抚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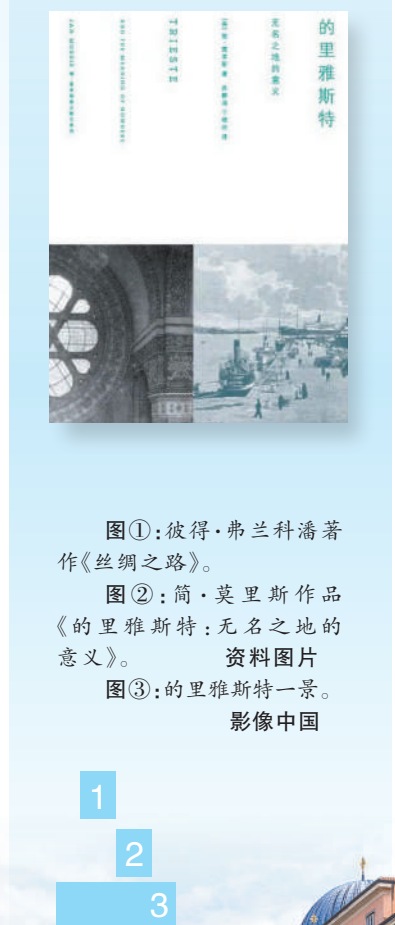
的里雅斯特 向海而歌

叶琦

至有些破败的大街上,难以找到曾经的辉煌。在马可·波罗大街的十字路口左拐,便来到这座城市文化地标——圣马可咖啡馆。

拉开铸有“1914”数字的大门,迈入充满历史气息的空间。墙壁和天花板以红木雕刻的纹饰装饰,各个年代的油画挂在四壁,厚重的大理石桌面配以中世纪造型吊灯。置身其中,时光静止。除了醇浓的咖啡香,这家百年咖啡馆里还有一家小书店,可尽情翻阅各类书籍,了解的里雅斯特的前世今生。凑巧的是,卷帙浩繁中,笔者竟发现了一本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所著的《丝绸之路》,眼前顿时浮现出哈布斯堡的王公大臣和船长水手们喝完咖啡,推开大门,踏上甲板,扬起风帆,开始跨越重洋前往东方的旅程。

走过的里雅斯特大运河上的红桥,桥上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铜像已斑驳。乔伊斯曾在此居住10多年,其间创作了《都柏林人》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等佳作。作为历史上繁华的交通枢纽,很多作家、艺术家都曾到访这里,在此留下生活和创作痕迹,也使这里一度成为欧洲文学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至今,的里雅斯特城中还散落着许多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店铺。



图①:彼得·弗兰科潘著作《丝绸之路》。
图②:简·莫里斯作品《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资料图片
图③:的里雅斯特一景。影像中国

- 1
- 2
- 3



招牌里的城市景观

薛鸣华

旅人心语

2020年上半年,在上海江西中路一个工程改造现场,工程人员在拆除外墙附属物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件“古董”——一块英文招牌“CHINA REALTY Co. LD”(中国营业公司)。这块白底黑字的招牌设计简洁明快,与建筑结合得十分完美。仔细核对,这是老上海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英文招牌,自1922年该建筑建成后一直保留着。90多年来,这里变换了不同门类的营业机构,经历了近百年变迁,最初的那块牌子竟重见天日。亲眼看见曾经在照片里才能看见的原物,勾起无数人对城市过往故事的追忆。

如同一张显示身份的名片,招牌也是店铺的脸面,记录着名字、身份、历史和样貌。它们或是悬挂在迎着街面的位置高高在上,或是摆放在门脸的重要区域加以强调,希望第一时间获得顾客青睐。此外,招牌还能体现当地的文化

特色,或静或动、或大或小的招牌与建筑物一起,组合出五彩斑斓的街景。我喜欢漫步于欧洲的传统街巷,在沉浸于扑面而来的人文气息的同时,欣赏街道上的各种招牌。它们小巧精致、简洁直观、地域特征明显,既有时尚气息又充满历史韵味。其中最吸引我目光的,是那些历史悠久的铁艺招牌,它们历经岁月保持完好,与现代形式的招牌相映成趣,在欧洲临街店铺招牌中独具特色。

欧洲是铁艺招牌的发源地。这些招牌大都制作精良,内容丰富多样,文字图景相得益彰,成为街道上一道富有艺术魅力的文化风景线。伴随欧洲铁艺艺术的发展,铁艺招牌经历了从遵循古罗马风格体现庄重典雅,到以哥特式宫廷艺术为主的华丽精美,再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与人性化生活主题相关的艺术装饰,招牌的内容不断改变发展。从17、18世纪开始,铁艺逐渐追求线条的变化与流动之美,依据自然风貌加入大量植物纹样,与此同时,铁艺招牌开始趋向于强调华美艳丽的装饰造型。

相较于欧洲店铺招牌的浓郁文艺

气息,日本东京的店铺招牌则更为时尚。在东京表参道、银座、涩谷这样的商业街区,店铺招牌琳琅满目、形式多样,营造出活力非凡的商业氛围。但在古城京都,招牌的风格就截然不同了:为更好地保护古都历史风貌,京都对其21片区域的户外广告,包括店铺招牌的体量、形式和色彩都进行了严格规定,任何牌匾标识均要按照古都特有的色彩、风格进行规划设计,即使是星巴克、肯德基等全球连锁品牌的牌匾也不例外。

这种风格差异的背后是严格的规定。根据日本《景观法》,城市公共空间一切元素的形式、色彩、材质、体量等都需要服务于不同城市的景观风貌。这种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意识,让店铺招牌规范整齐,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一面招牌能成为一座城市的骄傲。1928年,世界第一家电视演播厅在纽约投入使用。在直播画面中,西雅图一面剧院大小的招牌令人瞩目:高约5英尺,安装了1900多个闪烁的小灯泡,通透立体的招牌文字被霓虹灯萦绕。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规划者们将这面招牌保留下来。直到今

天,它仍然屹立原处,成为西雅图这座“翡翠之城”的重要景观。影视作品中的招牌也能给观众留下美好的记忆。电影《天使爱美丽》讲述了巴黎街头咖啡馆中一个叫艾米丽的女孩的爱情故事。咖啡馆黄色霓虹灯装饰的店铺名搭配着红色的招牌、雨棚和座椅,成为街角亮丽的风景。傍晚时分,招牌灯光亮起,小小的咖啡馆顿时透出别样的温暖。我还记得艾米丽一袭红裙,在招牌亮起的一瞬轻盈地跳进咖啡馆,仿佛一小簇焰火点亮街头。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少人到访巴黎时都会去寻访这家“双飞车咖啡馆”。

招牌既展示了店铺的商业形象,也是展现文化艺术的重要途径,有着美化城市景观、为生活增加色彩的审美功能。正是这些设计多样且符合建筑风格特征的店铺招牌,丰富美好了街道景观与生活环境。人们穿行其间,收获了“小而美”的文化体验。

石。码头上不再有奥地利水手和斯拉夫工人装卸货物忙碌的脚步声,只有依旧遥望大洋深处的青铜雕像。沐浴着晚霞,几艘巨大邮轮正缓缓驶入海港。2019年3月,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正是从古老的的里雅斯特港口启航,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波斯湾和印度洋,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一路驶向中国,为曾经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续写新的篇章。

得益于航运复兴,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里雅斯特的商业活动显著增加,政府打造的优质营商环境吸引了大批企业到来。如今,的里雅斯特是全球最大邮轮建造商芬坎蒂尼和咖啡巨头意大利的总部所在地,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也设在这里。如何让的里雅斯特重现往昔辉煌,成为意大利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思考的问题。而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为这座城市带来新的机遇。的里雅斯特港务局局长泽诺·达克斯蒂诺已多次访华寻求合作,认为这是历史性契机,相信中国伙伴将带来大量运输业务,令的里雅斯特重新成为全球重要贸易枢纽。

历史上,的里雅斯特吞吐过中国往返于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货物。几十年后,这里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贸易港口。达克斯蒂诺很高兴,在他看来,的里雅斯特港正在恢复曾经欧洲物流中心的角色。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优势,的里雅斯特是通往欧洲最富裕市场的便捷门户,从港口出发的火车可一直抵达德国慕尼黑和比利时泽布吕赫港。透过办公室的窗口,他看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城内干道宽阔平整,路边气派的建筑拔地而起,民众生活安逸富庶。

从城中心行车北上,半小时即可到达芬坎蒂尼造船厂。走进厂区,正在紧张建设的庞然大物如高楼般平地而起,蔚为壮观,正如这座城市重新焕发的力量和朝气。芬坎蒂尼与中国企业合作建造的中国首艘国产邮轮将在2023年交付完成,这座城市与中国之间的故事已经掀开崭新一页。在负责人朱塞佩·博诺的办公室里,他向笔者推荐了上海一家有名的意大利餐厅,老板是两位在意大利生活了30年的中国人,烹饪手法非常地道,食材也全部由意大利运往中国。博诺说,这是他在中国最喜欢的意大利餐厅,餐厅是意中友好合作的缩影,“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联结得更加紧密。时光在不经意间流转,的里雅斯特华灯初上,夺目璀璨,向海而歌。这里不再被世界所遗忘。

最优雅的

——怀念大师皮尔·卡丹先生

张建星

去年12月29日,入冬以来最寒冷的日子,新闻报出国际时尚设计大师皮尔·卡丹先生逝去。相信时间会证明,这是一个痛失大师的时刻。

第一次见到皮尔·卡丹先生的时候,是1990年的9月,天津最清朗的秋天。在天津日报工作的我,受邀采访来访天津的皮尔·卡丹先生。那时皮尔·卡丹服装风行全国,是最为物美价廉的时尚名品,也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当时天津最有名的国际大厦设有专卖店,一时生意火爆。那时也在追星年龄的我,为了采访皮尔·卡丹先生,特意到国际大厦买了一套珍存至今的蓝色西服。

市里在也是落成不久的天津水晶宫酒店接待皮尔·卡丹先生。临湖而建的水晶宫酒店,是国际著名设计师吴湘先生光亮派设计杰作,通透亮丽,富于曲线,时尚雅致。同样是起步于建筑设计的皮尔·卡丹先生,一进酒店就有灵感附身的热情,幽默地问,这是在巴黎吗?天津也有这么时尚的酒店?他显然被吴湘的惊艳惊了,也被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变化惊艳了。赞不绝口之后,在湖畔酒廊,凭栏而坐的皮尔·卡丹先生竟陷入了短暂的沉思。我想皮尔·卡丹先生此行决定在天津投资建厂,应该和这个最初的感动有关。

皮尔·卡丹先生显然兴奋了。银灰色的头发,深蓝色的西装,比西装考究的衬衫,比衬衫跳跃的领带,加上亲切而沉浸的目光,言谈举止间,无不透出一流的优雅,大师的优雅,一种叫范儿的优雅。

我的访谈很顺利,也许是我的提问不太刻板,先生讲了很多。那时不但是我,我的国家对时尚还是陌生的,所以,包括先生多次提到的迪奥我也是一头雾水,直到多年以后我才和先生所说的迪奥对上号。我只听懂了他强调的时尚也应大众化。也让我为我的外行,所以那次访谈关于时尚有关的对话大多没有进入我后来的报道。现在想来还是非常遗憾的。但是他对面料和服装关系的见解,非常辩证的思想,也为了我发挥的空间。记得当问到有关北京马克西姆餐厅的时候,他把充满爱意的目光移向了端庄静雅的宋怀桂女士,并说那是Madam Song的杰作。那一

刻我记住了宋怀桂女士感人至深的微笑。我也记起了皮尔·卡丹先生对她的评价:“即便被扔在沙漠里,她也能学会仙人掌的语言。”一个有型的男人和一个有款的女人,再加上对时尚的坚守,他们的合作珠联璧合。

可能是对我的访谈满意,皮尔·卡丹先生和市里接待的同志邀请我和先生一起共进午餐。受马克西姆餐厅的影响,酒店精心准备了丰盛的法餐,皮尔·卡丹先生评价很高。酒店没有想到的是,先生希望再有一份意大利面更好,更没有想到的是心情大好的皮尔·卡丹先生竟然连续吃了双份意面。餐后,他一定要亲自向厨师致谢,感谢让他吃到了很正宗的家乡味道。那时我才知道先生出生在意大利威尼斯。

人生的许多缘分是难以言说的。2008年,我调职天津河东区工作。那是天津最为困难的工业大区,因为紧临滨海新区,我希望在招商引资中多一些时尚现代的元素。没有想到皮尔·卡丹先生再次光临,并在我区开设了全市最大的皮尔·卡丹专卖店。再见之时,我们握手,再握手,确有一种重逢的亲切和感动。此时已经高龄的皮尔·卡丹先生,步履依然从容轻盈,笑容,谈吐,目光依然一如当年的优雅。我将我的散文集送给他,里边收有当年对他的访问和我们的合照。他握住我的手,我发现连他有些惊喜的目光都是优雅的,只是那优雅中有些许温暖和亲切。再次面对略显苍老却依然优雅的皮尔·卡丹先生,我对优雅又多了一些理解。优雅属于艺术,属于附于身体的浪漫和灵感,更属于骨子里固有的质地和经年打磨的古旧光泽。他希望我能接受与他同行的法国电视台的采访,并希望我告诉法国电视台他非常地热爱中国,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答应了,讲了我的祖国,我的家乡,还有先生和中国人民的情缘,和我的缘分。我注意到,在我接受采访的时间,他一直优雅地静静地看着我们。

再次相见,唯一的遗憾是宋怀桂女士已然故去两年。这也许就是人生,总有依依不舍的告别和无法拒绝的遗憾。今天我们告别大师并向他致敬!

到哈代家“做客”

田櫻

读过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书中描绘了他家乡的景致;读过徐志摩《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描述了他到哈代家做客的情景。这促使我到英国时,专程踏访哈代的故居。

哈代是在田园生活中成长的小说家和诗人,他的创作同家乡多塞特那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先到当年徐志摩曾做客的哈代故居——位于多塞特郡多切斯特的麦克思门。麦克思门,是哈代精心设计的住宅,他曾在伦敦学习建筑工程,当过几年建筑师。

麦克思门,充满了哈代浓浓的乡情。来到麦克思门,眼前仿佛浮现出徐志摩笔下的描写:“下了站我不坐车,问了麦克思门的方向,我就欣欣地走去。他家的外园门正对一片青碧的平壤,绿到天边,绿到门前;左侧远处有一带绵邈的平林。进园径转过去就是哈代自建的住宅,小方方的壁上满爬着藤萝。”

在哈代故居,我们受到热情接待,好似真的来到他家中做客。这是一座两层的红砖建筑,四周绿树环抱,门前花草溢香,洋溢着哈代小说里的田园风味。前厅的右边是宽敞明亮的客厅,另一边是餐厅,装有木质百叶窗。沿梯而上,楼上一间是卧室,另一间是书房。书房中,四壁图书,一张书桌,几张圈椅。圈椅上搭着他的外衣,靠着他的手杖,墙上挂着哈代的像。在这间书房里,他创作了《德伯家的苔丝》;晚年时,他在这里写下罗曼蒂克的热情诗篇;也是在这里,他写下了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

书桌上的小日历翻到哈代第一次见到他夫人的日子,3月7日。夫人去世后,哈代把日历又翻到这一天,让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天。书桌上放着3支象牙管蘸水笔,哈代就是用它们写出了《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书架上还摆着他的手稿和作品。置身此情此景,我感受到哈代的醇厚故乡情,也感受到徐志摩当年来做客时的氛围。

随后,我来到哈代的出生地博克汉普顿。他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这片恬静优美、古朴寂寥的乡村土地,这里培养了哈代热爱自然、思恋故土的思想情

怀。他极尽笔墨描绘家乡美景,讴歌风俗淳厚、人情厚朴的农业社会,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对理想中田园生活的破坏感到悲痛。

我们沿着林地中间一条弯曲的小道前行,经过一片幽深林地,走进哈代作品中的田园风光。作家出生时的故居洋溢着浓郁的田园色彩,这幢砖木结构的两层草屋样貌古朴,掩映在林木之中,衬以鲜花绿草。这里似乎是他小说《绿荫下》里主人公住所的原型:“这是一幢低矮的长方形草屋,带脊的屋顶是用秸秆盖成的,楼上的窗子破坏了屋檐,中间的烟囱高高地突出于屋脊之上,还有两个烟囱耸立在草屋两端。”信步走进屋内,右边的房间还保留着当年的面包烤箱。左边房间的地面铺着石板,天花板中间架着一条石头杆,上面悬挂着两扇窗。楼上是哈代的卧室。这幢草屋背朝东北方向,那是片广袤寂寥的荒原,大概也是哈代小说《还乡》中描写的荒原。他以这片荒原为背景,叙述了一个热血青年回乡追求理想却走向不幸结局的悲剧故事。

哈代的乡情,情真意切。他熟悉故乡的景、故乡的人,字字句句充满故乡的情,这在他的作品中贯穿始终。哈代的代表作是他称为“性格与环境”类型的几部长篇小说,故事都发生在多塞特,描写的都是熟悉的情景:上博克汉普顿西北方向的小镇伯利,是哈代小说《远离尘嚣》中韦瑟伯利农场的原型;再向东,作家在小说中描写过的伯尔里吉斯,是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祖先老屋的旧址,在小说中称之为新婚夫妇的居所。就是在这幢屋子里,苔丝的新婚丈夫克萊尔抛弃了她,给苔丝造成巨大伤痛。

在多塞特,还有许多与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有关的地方,例如小说开头描写苔丝父亲从夏佛农利前往曼霍尔途中所提到的美酒酒店、苔丝住过的小屋和苔丝被捕的地点等。小说《林地居民》则以多塞特沿布莱克穆尔河谷一带的林地为背景,讲述了林地农民忠诚于爱情的故事。哈代的文学创作与他的家乡多塞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哈代,心向故土。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rmr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